

吕灵芝◎译

岛田 庄司

Shimada Soji

御手洗日本演出最终章
直击黑船时代战争谜团

岛田庄司最新长篇力作
横扫各大推理榜单

星 笼 之 海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星笼之海（上）

（日）岛田庄司 著

吕灵芝 译

午夜文库——

島田莊司



岛田庄司，推理小说之神，新本格派导师，当代最伟大的推理小说作家之一。

岛田庄司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出生于日本广岛，毕业于武藏野美术大学，在音乐和艺术领域造诣非凡。一九八〇年以一部《占星术杀人魔法》参加江户川乱步大奖角逐，次年由讲谈社出版此书。这部作品为日本乃至全世界推理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道路。

其后岛田庄司陆续发表《斜屋犯罪》、《异邦骑士》、《奇想，天动》、《北方夕鹤 2/3 杀人事件》等作品，均为场景宏大、诡计离奇的不朽之作。其笔下塑造的御手洗洁和吉敷竹史两大神探个性鲜明，已成为无人不知的经典形象。

日本很多作家以岛田庄司为偶像，创作了大量“岛田风格”的推理作品，由此开创了新本格派推理，成为当今世界推理舞台最重要的一支力量。

岛田庄司现定居在美国，已创作各类小说、论文集等八十余种，其对本格推理的孜孜以求没有任何改变。他坚定地表示：“只要我身为推理作家，一定坚持本格派。若我不再写本格作品，我不再是个推理作家了。”

岛田庄司作品集年表

- | | |
|------|---|
| 1981 | 《占术杀人魔法》 |
| 1982 | 《斜屋犯罪》 |
| 1983 | 《死亡之水》 |
| 1984 | 《寝台特急 1/60 秒障碍》
《出云传说 7/8 杀人事件》 |
| 1985 | 《北方夕鹤 2/3 杀人事件》
《消失的“水晶特快”》
《死亡概率 2/2》
《搜索杀人来电》
《夏天，十九岁的肖像》 |
| 1986 | 《火刑都市》
《Y 之构造》 |
| 1987 | 《展望塔上的杀人》
《御手洗洁的问候》
《灰色迷宫》 |
| 1988 | 《异邦骑士》
《深夜鸣响的一千只铃》 |
| 1989 | 《灵魂离体杀人事件》
《奇想，天动》 |
| 1990 | 《羽衣传说的记忆》
《御手洗洁的舞蹈》
《黑暗坡食人树》 |
| 1991 | 《字谜杀人事件》
《水晶金字塔》
《飞鸟的玻璃鞋》 |
| 1992 | 《眩暈》
《天国的子弹》 |
| 1993 | 《异位》 |
| 1998 | 《御手洗洁的旋律》 |
| 1999 | 《泪流不止》
《P 的密室》 |
| 2002 | 《魔神的游戏》
《光之鹤》 |
| 2003 | 《螺丝人》
《透明人的小屋》 |

岛田庄司作品集年表

- | | |
|------|--|
| 2006 | 《犬坊里美的冒险》
《最后的一球》
《UFO 大道》
《帝都卫星轨道》 |
| 2007 | 《利比达寓言》 |
| 2010 | 《写乐，闭锁之国的幻影》 |
| 2011 | 《进进堂，世界一周》
《蛙镜男怪谈》 |
| 2012 | 《恶魔岛幻想》 |
| 2013 | 《星笼之海》 |

Chapter 1 —————

1

根据笔记本上的简单记录，以濑户内海为舞台的这起事件，似乎是在让我印象深刻的“俄罗斯幽灵军舰之谜”事件之后不久发生的。因此，应该是一九九三年，临近夏末之时。

发生在濑户内海这片机关之海的一连串故事，比起罗曼诺夫家那位安娜斯塔希娅公主的离奇一生，也丝毫不会逊色。我之所以对此印象深刻，完全缘于这起事件之吊诡，及其巨大深远的影响力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那片令我印象深刻的命运之海，伴随着潮水的气味，让我还能感受到日本史的一个断面竟如此罗曼蒂克，令人难以忘怀。但最为重要的是，当时御手洗还在横滨，我与他二人搭乘列车、飞机、船只，甚至爬上直升机去追逐事件的真相。现在想来，那恐怕是我们俩共同经历的最后一起事件了。

我清楚地记得事发当天，横滨还是闷热的夏日。那一年，或许因为我还算年轻，身边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许多女性。如果我脸皮再厚一点，就会说当时还收到了许多所谓的粉丝来信，其中有几封还强烈要求与我见面。

毋庸置疑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，对此我完全没有反感之情；但对御手洗来说却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他看穿了

我心中的雀跃，常常会毫不留情地予以讽刺，因此每每与女性在横滨街头约会，我都不得不绞尽脑汁避开这位老朋友的如炬双目。

八月下旬的某一天，我与山田理势小姐相约在马车道的一家汉堡店见面，然后我领着她走向开港资料馆门前的广场。那天是我与她第二次见面，这位小姐有着堪比模特的华丽容貌，只消一眼，我便对她彻底倾心。因此，这第二次幽会，是我一直期待不已的。

广场上有个喷水池，还有个透明的地面观景窗，可以看到日本的第一个下水道工程残迹。这里是我向来喜爱的散步路线，对它熟悉得像自家后院一般，因此我得意扬扬地带着她，像个老练的导游般介绍着各处景观。

她虽然面容艳丽，却是个性格温顺的好女孩，认真倾听着我的解说。我自然十分愉悦。但在知性层面，以御手洗的眼光来看，她恐怕还是欠缺了一些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在御手洗面前，我一直避免提到她。

“这里……你知道黑船来航的佩里吗？这里就是德川幕府与他签订《日美亲和条约》的地方。”

走到广场边缘，我开始了另一通解说，因为那里正好有一块缔结条约的纪念碑。佩里及其麾下的黑船一行人整队登陆的图景，在学校的教科书里也有登载。彼时此处还是一片沙滩，而整个横滨，也还是个荒凉的小渔村。

“真的吗，好厉害——是江户时代吗？”理势说。但我实在想不通到底厉害在哪里。

“嗯？那是当然。你看，这儿不是还有座纪念碑嘛。”我指着石碑回答。

“哇，真的呢。是个石球呢，看起来好像占卜馆哦。”理势说。

“看，这里是《日美亲和条约》缔结之地。”

“嗯，写着呢。”

“这附近以前是一片沙滩。现在虽然成了铺着石板地的公园，但在江户时代，潮水会一直打到这里。这片沙滩上长着一棵红楠树，直接见证了日美的首次接触，那棵树现在在旁边那座开港纪念馆的院子里呢。”

“石冈老师，你知道得好多哦。”

“呃，这都是常识啊。所谓的幕末，就是以这次来航为开端的嘛。对了，理势，刚才你说想吃泰国菜？”我问。这天理势一见到我就这么说了。

“我喜欢泰国菜，人家最喜欢吃辣了。”理势尖声回答。

“前面有家挺不错的店。店里光线暗暗的，每张桌子都用帘子隔开，有种诡异的气氛哦。”

我话音刚落，理势马上兴奋起来。“呀，我最喜欢那种店了！”看着她那天真烂漫的表情，我心中满是爱怜，忍不住拉起理势的手臂，向前走去。

我们站在人行道的信号灯下，准备到马路对面去。就在这个瞬间，我猛地停了下来。因为在往来穿梭的车流另一头，我发现了危险。

马路对面是家药店，店门口放着摆满杂志的书架，有个人正站在书架前翻看杂志，那不是别人，正是御手洗。

“今天出门真该看看皇历，怎么偏偏遇上了那家伙。”我忍不住脱口而出，“惹不起躲得起，咱们迂回前进吧。”

说着，我又牵起了理势的手。

我们走进泰国菜馆，找到最里面的一张桌子坐下，这才总算松了一口气。用薄窗帘隔开的座位光线昏暗，很适合两个人把头凑在一起轻声细语，我也不客气地照做了。

“这里像不像单间？让人感觉稍微大胆一些别人也发现不了呢。”我探出身子说。当然我并非真的想做什么大胆的事情，只是稍微开个玩笑而已。

理势听完，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而就在这个瞬间，悲剧发生了。

右手边的窗帘“啪”地被扯开，御手洗的大脸猛地出现在我眼前。他脸上满是露骨的毒蛇发现猎物的表情，让我顿时感觉心里一凉。

“石冈君，你要做什么大胆的事情呀？”他说。与此同时，上天仿佛觉得我的玻璃心碎得还不够彻底，理势竟然惊喜地尖叫起来。

“哇——御手洗老师，我一直很想拜见你呢。”

“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”我问。

“呵呵，就是想看看你是怎么干坏事的。”

他边说边从旁边搬了把椅子，死皮赖脸地坐到了我们中间。

“瞎说什么呢，我指的是冬阴功汤。这里的冬阴功很正宗，很辣的，你懂吗？”

“那我也壮着胆子干点坏事吧。我要冬阴功汤。”

“你不是不喜欢泰国菜吗？”我说。

“人家最喜欢了。”

“人家也最喜欢了！”理势说。

“没听你说过的。”

“再点一份绿咖喱吧，我们可以一起吃。因为石冈君肚子里已经装不下那么多了，我们俩一起来帮他吧。”

理势闻言，轻蹙眉头。

“石冈老师，你肚子不饿吗？”

“早就饿了。”我急忙说。

“你不是刚吃过汉堡吗？”

“啊？石冈老师，你已经吃过了吗？”

我只得沉默。

“一目了然啊。”

“聪明的御手洗老师，你知道我的事情吗？”

“石冈君我是知道的。他在马车道吃过汉堡了，吃得比平时要急，还穿着最喜欢的鞋子。昨晚他还把电话铃声给换了哦，是‘金平糖之舞’。”

“可是，那代表什么呢？”理势一脸认真地问道。

“这家伙啊，一旦喜欢上哪个姑娘，就会把电话铃声换成‘金平糖之舞’。才刚吃完汉堡，又领着姑娘去吃泰国菜，如此错乱之举，也是与最最欣赏的姑娘在一起时，才会表现出来的。”

理势茫然地点了点头。

“啊啊，我们刚才是在汉堡店门口见面的。但老师说他没有吃汉堡……”

“那当然是因为你一见面就说想吃泰国菜啊。他前一刻还吃得满嘴流油，下一刻就装出肚子饿的样子，跟你说‘好啊，我正好也饿了，我们到前面那家光线昏暗的店里去吧’。所以说，那份绿咖喱再加上我正好够吃。石冈君，你忘记擦嘴了。”

我忍无可忍，在这位朋友话音未落之时赶忙说：“御手洗君，你不是说有工作吗？怎么有时间跑到这里来吃泰国菜呢？”

理势闻言马上说：“我一直都很想见见御手洗先生，今天真是太

高兴了。”

“我的胃才不会被区区一个汉堡填满！”

“真是铁胃啊。到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人们见到你就会问：‘咦？你哪位呀？’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理势在一旁小声说：“胖的……”

“哦哦。”

“到时候，你走野毛山公园那条斜坡，用滚的会比较快哦。”

“才一年，不可能变成那样。”

“御手洗老师，你很擅长推理吧？我在书上读到过。请你给我展示一下吧，能看出什么来？”理势说。

“哦，对你我可就不太了解了。你最近到过美国东海岸，有个喜欢德牧的哥哥，和一个跟你一样爱美甲的妹妹，你们俩都很喜欢占星术，星座分别是天蝎座和双子座，今早比平时早起了一些，我只知道这么多。”

“哇——你是怎么——”理势讶然道。

“你最好马上停下，这个男人，只要给他三分颜色，他就能开染坊了。等会儿他搞不好要说，你们在这么昏暗的小空间里，肯定已经亲嘴了吧……”

“还没有。”御手洗说。

“哈？”

“还没亲嘴呢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说。

“你脸上写着啊。”他淡然答道。

2

山田理势回去了，我与御手洗把她送到马车道车站，随后我们俩在马车道上找了一家咖啡厅，坐了下来。

我虚脱地瘫坐在椅子上，越过扶手，眺望着被夕阳笼罩的大道。

“你想跟她交往吗？”御手洗发问。

“要是能交往当然好啊。不过那女孩子太漂亮了，我肯定有很多竞争对手。”

御手洗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句：“她，抽烟哦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猛地坐起来。

“还是个老烟枪。一天得两包吧，不，应该是三包。跟她长时间待在一个房间里，会吸二手烟得肺癌的哟。可怜的石冈君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我问。

御手洗闻言捏住了鼻子，随后说：“你感冒了吗？啊啊，原来如此，是相思病让鼻子失灵了啊。你不是跟我说过，绝对不要跟吸烟的女性交往吗？如果我再晚来一个小时，估计你这块大木头也能察觉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再怎么着也能明白过来了吧？都在山下公园亲嘴了。”

被他这么一说，我只得闭上嘴巴喝咖啡了。最近几天，我确实在幻想那样的场景。

“酸柠檬之吻？对不对，应该是尼古丁之吻。所以我才知道，你们还没亲嘴呢。”

他好讨厌。

“德牧呢？”

“那个犬种特有的毛发沾了几根在她的裙子上。像她那种女孩子，一般都会养小型犬吧？因为带德牧散步需要很大的体力，适合年轻男性来饲养，因此，是她父亲养的可能性也很低。”

“那也有可能不是哥哥，而是弟弟啊。”

我尝试反击。

“那家里的女性阵营肯定会迫使其饲养马耳他犬。”御手洗哼笑道，“反正世间万事都逃不开政治力学。”

“美国东海岸又如何解释？”

“我透过她上衣口袋看到了CB2的化妆刷，那牌子只在东海岸能买到。”

“喜欢美甲的妹妹呢？还有喜欢占星术，两个人的星座分别是双子座和天蝎座呢？”

“她要求我展示一下推理能力，想必是跟占星混淆了。她戴着两个幸运手链，颜色跟指甲油搭配，分别由双子座和天蝎座的幸运石串成。两串手镯的材质分别是翡翠和珍珠、红宝石和蛋白石，不过都是仿制品。她小指指甲上有一点银色的指甲油溢出来了，那是她妹妹的杰作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她的星座是双子座。”

听着听着，我不禁感伤起来。在这个轻易便能给出解释的世界里，我却像只无头苍蝇般挣扎。